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八 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官懋斌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史乘考誤九 自此以下二卷皆考家乘誤

三年北征以徐魏公為征虜大將軍常鄂公為左副將軍鄂公卒李曹公代之馮宋公為右副將軍鄧衛公為左副副將軍湯信公為右副副將軍見實錄甚明而鄧湯二公神道碑俱稱副將軍盖不解副副將軍為何語

也馮公時尚名宗異

楊文貞撰朱東平墓志征安南命王總兵佩征夷大將

軍印印文實征夷將軍也實録制勅俱可查

史官叙傳固以簡嚴為體然至楊文定之作文貞神道

碑此甚不可曉如公翊輔謨猷見於三朝聖諭録其可

載者甚多而救止襲趙一事功德甚偉今僅含糊二語

而於他事一無所及乃至一主考鄉試兩主會試及宣

皇續賜銘記俱遺之文貞於楊文敏居恒不甚合而碑

事詳悉無遺乃知二公之用意厚薄不倫如此公以禮部左侍郎兼華盖殿大學士加少保無兼官踰月而進兼兵部尚書今曰陞少保兵部尚書亦非實錄大抵文定自詫簡嚴没人善如此數不可枚紀

解學士年譜所載應制諸詩皆鄙俚之甚其爲中書科庶吉士雖時時在左右然當時宫閫之禁甚嚴豈有宫人侍側命賦詩理且所謂貴妃逝翰林儒臣往舉哀上以一白紙付公命讀祭文衆俯伏皆驚公遂對紙口讀

曰巫山一片雲庾嶺一團雪洛陽一枝花瑤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宋小說載楊文公億事葢弔遼中宫而忘撰文臨岐口占以授之耳有宋板書可據吾尚謂其滑稽非立言體以為不實今以歸學士甚無謂也於太宗朝又有西域貢商羊獨脚鳥以問公公對曰臣能識之乃語來使曰此鳥名商羊左肋下有肉鼓右肋下有肉鐘發鼓則舞撞鐘則鳴上試之果然問出何書曰幼看藏經故識此鳥按商羊乃夫子對齊事藏

經則無之且永樂中外域進貢一物史皆備書之豈有
進異鳥而獨遺者如此語大似徽州人作戲劇傳奇話
又謂公下錦衣獄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大雪早朝上顧
諸大臣言曰此尚覺寒邊塞外豈無失所者乎諸大臣
乘間奏曰豈唯邊塞雖陛下几席之近或有之上問為
誰曰犯人解縉上聞惻然太息曰這廝還在獄未釋乎
遂罷朝諸大臣退即赴獄中以上悔意告公出上所面
命揩書觀音金剛經傳觀而別翌日早朝欽天監奏昨

夜文星墜上愕然疑駭久之既而命中使召公於獄一時在獄親屬皆悞危之托病劇對中使遽以聞上歎曰解縉惜福薄矣俄而錦衣衛官奏公病卒上對羣臣悼惜嗟嘆不已當時管膳者多貽怒而肆誅焉按此恐非實録太宗威嚴叵測諸大臣豈敢遽以公奏而上意惜之諸大臣且以其說聞公矣次日之召胡為而遽以疾對且致死也錦衣奏病卒後上既悼惜嗟嘆不已胡為而子禎亮姪禎期與公之妻妾謫遼東三萬鐵嶺衛房

族解烏仔十八房亦皆遠戍耶攷之野史乃錦衣帥紀綱上因籍上見公姓名而怒曰縉猶不死耶綱退而與縉對泣沃以燒酒埋雪中立死此語近是

程學士敏政作其故宗人長史道傳謂高皇帝上賔從遼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從之國荆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詗事得幸公每召而咎責之會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荆州公草封事上之凡數千言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亦以入

賀留侍歴官錦衣衛指揮使被顧問因乗間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詣京師殺之簿録其家按遼王渡海至京推戴後以壬午九月奏謂遼地荒遠請徙國荆州詔從之是時文皇即大位久矣乃謂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荆州公草封事上之不亦誤乎又紀綱者山東臨邑書生也謂為遼府護衛公每召而詬責之不又誤乎然則道之有忤于燕或佐遼時有之而不于荆州也

楊文貞為文敏墓誌銘云胡公殁公掌翰林院事益見

親密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酒衆共舉公實欲疎之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據其辭義公與諸大臣相為排詆也考行狀前事頗詳第公以戊戌五月推祭酒故也又稱上覽而嘉之密諭曰實切時弊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容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今止云留中不下則御

史鄧真所上何疏耶抑將以此為諱耶若文定神道碑併上疏事盡削之大抵南陽為碑誌之類尤寂寥不足道

于肅愍以兵部右侍郎撫山西河南十八年轉左侍郎因奏中疏請入朝内陽許之而有旨令科道官候其入廷奏下錦衣獄及法司論當徒贖不許復論斬罪因監至熱審都察院以請降行在大理寺右少卿碑狀第言其忤王振降官而不言所以與下獄事蓋有諱也

史言公有疾上賜勑曰昨聞卿偶膺重疾朕爲惕然念卿夙膺重托旦夕不可或無已令近臣攜醫往視玆復賜卿白金五十兩爲湯藥費幷賜羊酒白米卿其勉扶病體副朕惓惓之意碑文内稱公素苦痰疾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上遣太監與安太醫院使重宿來視宿曰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爲上言之且述公自奉儉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此豈一時事耶史與碑不兼載故爲紀之

三朝聖諭録楊文貞撰云十一月十二日復大理卿虞謙官先是謙奏事侍臣有言此宜密奏不當朝班對衆為賣恩又言其屬少卿楊時習先導之而謙不從遂降為大理少卿而遷時習為卿尋以士奇諫復謙大理卿而改時習交阯按察使後文貞為虞公墓誌絶不及此夫文貞造膝之諫似嫌于市恩不書可也官之降與復豈小事而可併廢不載乎然當以聖諭録為確

楊文貞撰夏忠靖神道碑謂太宗將親征公忤旨罷官

按是時繫獄籍行李至帝崩而後出之也又蹇夏二公
輟部務後賜珊瑚筆格研調旨公於二碑皆不之載豈
以其近於侵閣權耶何言信史也又碑辭稱仁宗嗣位
即日復尚書遂加少保今上正位東宮加太子少傅按
吕震初加太子少師而公為太子少傅上見公班在吕
下遂加少保後吕以觖望亦加太子太保是公加太子
少傅在前而少保在後也實録及吕公碑可攷文貞與
公同朝而紀事脱畧如此

金榮襄公濂墓誌陳芳洲循譔其自戶部尚書左遷工部不言所以亦不言落太子太保與後復官何文肅喬新為碑陰記云浙東大姓有輸歲賦綿絹至京者適有詔蠲逋賦乃匿其半而以半賄權貴囑公以赦蠲之公言此乃已徵在官者力持不可權貴怒嗾臺諫劾公文致其罪請下廷尉景皇帝察其誣不許都御史王文與公有隙抗言詆公不得已落公太子太保改工部尚書先公為吏部尚書上言公有經濟才其計度財

賦以充邊儲非為私也帝嘉納之遷公戶部復太保又云此事乃喬新所睹記者不敢誣也先公者文淵也按陳公既為墓誌而王文又上疏詆公之人則當時所謂權貴能唆臺諫者又為何人耶然還戶部後至易儲始復太子太保實不因文淵語實錄可據

沐忠敬王晟碑楊文貞撰麓川之敗與其臨卒時狀不盡掩其所掩者陳季獷簡定之敗耳

袁永之定襄伯郭登傳及定襄碑誌俱稱諜報東驛敵

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諜報二十里外沙窩有敵營十二登召將士問計皆曰敵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已去城百里且疲困即一退被敵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進薄賊營昧旦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二人手刃一人敵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共斬首捕獲二百餘騎奪畊人口牛馬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

以八百騎破敵數千為中興戰功第一攷之史登奏韃靼從順聖川入塞駐沙窩臣等督官軍與敵戰斬首十一級生擒哈剌等三名賊衆潰散追至栲栳山復戰又斬首五級奪所擄男女百十六馬九十八匹牛騾驢六百二十一頭馬鞍七十五盔甲弓箭等器四百餘然則斬首捕敵僅十九耳所謂精鋭二百騎安在而人口牛馬弓械何嘗有萬計也實録所記大抵據定襄捷奏而志傳所記似以人口入捷奏有虛張而今僅若此志傳之虛

罔可知也當時昌平武清之功類如之惟石定遠兩戰及楊信之數混入且其詞亦誇張楊彰武一戰差强人意耳安遠柳武肅侯溥墓誌錢文通撰云正統十四年師還進太子太師後守廣西天順改元上念功勞名進太傅掌營府二年以疾就閒按實録景泰三年易儲平江侯陳豫武清侯石亨為太子太師安遠侯柳溥為太子太傅五年以鎮守廣西加太子太師天順初以鎮甘肅加太傅及據李文達日録柳溥征西無功還進駝

馬上命言官劾罷其太傅今志文言十四年不及太子太傅云進太傅掌營府而不言鎮甘肅加又不言罷太傅皆謬

廖學士撰茹忠誠瑺傳云乞致仕尋以事逮至京師死於獄而不能詳其得罪之故按谷王橞在長沙已蓄異志瑺告歸祭墓覺之不入城朝謁王以祖訓糺之上不得已下瑺獄病死後王竟以謀逆削國史載之甚詳瑺曾為吏部尚書傳亦不載

黄忠宣公神道碑按公鎮交阯日考士中妣王氏卒於家公奪情不許守制皆不之及

余見黄氏雙槐歲抄稱陳璉自按察使改通政使掌國子監事筆之異典後見王文端撰陳公志止言通政使而不言掌國子監幾欲削之然謂黄才伯陳之鄉人也不應外誤後又見國子司業吴溥墓表云宣德丙午通政使陳璉奉命掌國子監設宴公堂是夕溥卒最後攷之實録亦云盖自遷通政使即專掌國子監而墓志遺

之文端之脫漏一至於此

少保黄文簡公淮墓志其以大學士歸養後謝恩至京主會試見禮部試録甚詳事甚竒而志不載可謂闕畧之甚

王文安公英丁酉主應天試庚子癸卯主順天試戊戌庚戌壬戌主會試而傳不悉載第云屢爲會試考官而已亦大脫畧

權謹傳謂文華殿大學士以疾乞歸進秩通政司叅議

聽致仕非也通叅與殿學同品弦之宣廟實録乃是改通叅政後久之始致仕耳

徐武功行狀云年二十三中順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詔簡進士為庶吉士數視列宿公與其列所以作養而期待之甚至久之一日宣宗御便殿召所簡二十八人者親命之題試之擢公第一按公中鄉試之年實二十六非二十三也弦之國史登第之歲為宣德癸丑上選進士尹昌黄瓚趙智陳雲傅綱黄回六人為庶吉士令王直教習

十一月復選徐珵賴世隆吳節李紹姜洪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實鄭建方熈何瑄為庶吉士亦命直教之葢兩選矣而共十九人今既不詳其事而云二十八人抑何誤也

商文毅公志初入内閣由侍讀遷翰林院學士以易儲進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及左春坊大學士寰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寺卿餘如故志皆不載豈以景泰中遷官故諱之耶

王忠肅行狀云南陽李文達公以事黜補外任内閣乏

人欲用公公力辭薦所知尋又䝰去上召公問曰李賢何如人公頓首曰如賢者與臣處久始終如此本分人也遂復李公于内閣按李公自去位至復一月内事耳公所薦必岳李方然李復内閣之三日而岳䝰教内豎不應云䝰去始薦李也恐所記未甚確

姚文敏作王忠肅公行狀雖極推奬而中有云性多猜疑好寵馭人坐是為小人窺覘以左道投之卒為所賣者多矣故人以知人為病又云予忝與公同事近一年

相與一出于正苛公頗相愛然不能無南人之嫌以上

雖近于直筆而實與公不相類盖文敏之弟龍為福建

左布政使有吏才頗不飭簠簋忠肅之鄉人右布政劉

讓麤鄙與龍不相得龍之入覲欲因文敏以去讓而忠

肅併龍斥之盖不能無懟筆也

鄒文敏濟以少詹事事仁宗東宮卒後贈太子少保謚

文敏給誥成化中子康靖幹滿尚書三載于例無可推

恩而康靖固請一級之贈吏部乃擬贈職尚書而加資

德大夫正治上卿誥特旨進一級遂得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兹亦可謂異恩史載之甚詳而文敏康靖家傳俱不及因識於此

成化二年兵部事例凡總兵侯伯坐於巡撫之左都督坐於巡撫之右若係文臣總督提督不論侯伯雖僉都亦坐其右十四年總督兩廣右副都御史朱英坐總兵官平鄉伯陳懷左懷與之爭總鎮太監顧恒為奏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等議如二年例詔革英總督止為巡

撫居數日子俊等上言英等招撫猺獞功多請論功行
賞及言總督不可輒革恐巡撫權輕不能彈壓諸夷繼
有旨朱英陞右都御史仍總督軍務兼巡撫顧恒陳懷
俱賞銀三十兩綵段四表裏仍各賜勅奬勵是舉也初
欲仲陳懷以抑朱英故革英總督既而以事體未便故
復英總督終以坐次為嫌故進英右都英可謂無妄之
抑非分之遇矣其碑志俱不載進官之由聊志於此
倪文毅作郭定襄嵩墓志為尚寶司丞斌之子季父忠

武侯登之嗣以公罷識不凡具名上聞請以為後忠武性剛介少許可既以公為嗣愛養備至擇名師訓誨日督課如儒生公亦克承其志益加奮勵藉然稱賢于時其在宿衛痛斥紈綺習謹飭益至既襲爵兩使王藩以禮自持凡所賜予悉辭弗受訓練營卒咸有方畧寬嚴適中生平篤於孝友諸伯叔母無嗣者咸迎養于家待宗黨以和馭卑下以惠云云攷之于史則謂嵩狂悖不檢登西行時留家眷屬嵩管嵩悉窘其衣食以故諸妾有

縫紉自給而瀕于死者登還自悼作詩嘆已無嗣而以梟獍比嵩欲黜之以其婚于會昌侯而侯嘗活已于難遂隱忍齎恨而歿侯者孫繼宗也婚者娶繼宗之弟錦衣都指揮使顯宗女也活已于難蓋天順初元復辟時事夫以文毅侃侃良史而諛墓之言不可信乃爾

羅汝敬墓碑謂仁宗臨御公言時政十五事降雲南道監察御史且令掌道蓋公所言過直故降官然亦以其敢言有學識使歷風憲可大用也公執法持正理冤獄

多平反者宣廟嗣位交阯黎利弗靖陞公工部右侍郎諭利按史洪熈元年五月巳卯行在翰林院侍讀李時勉侍講羅汝敬俱以言事改御史庚辰上不豫遣中官召皇太子辛巳晏駕相去僅一日耳汝敬後督陜西屯政以言官擿其受賂事有旨下獄論死長繫久之始釋為為事官仍理屯事後自引詔例復職再捕下獄仍為為事官久之始復職而志止言邊臣不得為姦利者輒加誣謗公還朝言之詔勿問令公復位抑何相背違也

李空同作黄封丘紱傳云父中商重慶生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為汝子以公為忠定之後身也按忠定以宣德十年乙卯卒而黄公以正統十二年丁卯中鄉舉年二十五戊辰中進士二十六則忠定捐館之年黄公已十三歲矣

尹文和直誌謝尚書一夔墓皇上臨御二十有二年既久于總攬洞見羣情乃赫然更置一二大臣首召直于南都叅典密務且起致仕都憲劉公叔融正中臺繼擢

李公孜德位冢宰謝公位司空劉公召和為少宰黄公
文昭貳宗伯吾江右士夫素知剛介寡偶一旦聯陞輿
論翕然稱快按立齋閑録云初直為翰林侍讀學士一
日禮部侍郎鈌員歴城尹公素不善直他有舉薦上皆
不允内以直為之翌日廷遇歴城舉笏謝之歴城曰公
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已而直服闋到京適今少
傅大司馬馬公為兵部侍郎被宦者汪直恃寵誣奏謫
戍直以兵部非所宜為請補南京禮部汪直寵寖衰直

經營再入歷城又不許直凡詩文語言形色率寓嗟嘆不平之意後既與孜省景輩擠罷歷城及作丁未會試録序末云登名是録者異日有服大僚亦惟斷斷焉休休焉好惡用舍一循乎理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猶一人俾無一賢不効于用無一夫不獲其所斯為有光于科目設或此町彼畦娼賢忌能且朋比媟黷自底僨僿為斯文玷亦奚賴焉說者謂至此尤未忘情于歷城也既而氷山睍見直與景等亦為臺諫論罷職名至指為小

人之尤一網盡去雖若以譏刺歷城而亦若自嘲云爾然則尹之典密務與王公皆自李㪟省引之而所謂輿論翕然稱快者寧實録也

李文正作王襄敏墓志殊不詳如云庚子出大同至威寧海瞭敵營所在亟出兵擣之擒男婦七十斬首四百餘以大捷聞勅封威寧伯歲禄若干石仍兼都御史辛丑出寧夏擒獲十人斬首百餘廷議文臣伯以上不得進封加太子太傅增禄四百石總五軍營兵署前軍都

督府提督團營未幾出佩將軍印鎮大同移鎮延綏尋
罷居安陸按公之封威寧加勲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
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歲禄一千二百石身免
二死子孫免一死世世承襲及寧夏捷陞賞之後挂平
戎將軍印兼統宣大兵敵入延綏河西等處越等分道
發兵敗之斬首二百餘越加歲禄五十石史以為此一
挫敵遂不敢深入特以寵衰故賞薄耳而志乃畧不之
及何也越之初出挂平戎將軍印其專制大同改征朔

前將軍印復改鎮延綏則無印而志俱佚之
墓志又言其弘治七年自列得以左都御史致仕九年
四月之起掌院不及也盖屠襄惠自左都轉吏部推代
者四員皆不用内批特用襄敏以六科十三道言下吏
部會議具功罪奏聞詔已之至十年十月以左都御史
加太子太保總制甘凉各路邊務兼廵撫地方初以敵
入肅州之沙窩堡撫鎮不能禦議設總制官吏兵二部
初擬上三人再擬四人皆不用最後擬越乃用之按孫

世其磯園雜録云部之再推也屠襄恵以襄敏知巳之
恩欲用之馬端肅執不可襄恵謂此擔亦須用此輩人
擔端肅厲聲謂屠滽擔不得馬文升却擔得而内意則
巳定矣所謂内意者盖李廣也襄敏莅任雖以戰功加
少保太子太傅而李廣坐事飲酖死言官交章論奸黨
凡十餘章皆襄敏為首上暫以邊計之重巳之而襄敏
不勝憂恚至病死誌文所謂議復哈密事數月未報慮
泄事機焦勞過度遂成疾而卒盖諱之也

徐文靖作程尚書宗墓志謂公丁母憂服除會木邦酋長罕空法孟養恩六與孟密曩罕弄母子累歲相仇殺雲南守臣奏乞調兵討之朝議以為不便宜遣大臣如程某者往諭乃即其家賜以璽書而行公被勅旨諭之折其辯說及見曩罕弄復責其擅相攻擊之罪皆頓首服乃以具奏始設木密安撫司以材寨歸木邦不相統攝而西南遂無事矣朝廷嘉之轉公左副都御史加俸一級田汝成西南夷傳謂孟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

有寶井木邦以利府陶猛司歪領之陶猛者華言頭目也娶宣慰使罕㯼女曩罕弄罕㯼與司歪皆死罕空嗣為宣慰而曩罕弄專孟密政遂叛賂鎮守南寧伯毛勝許得自通貢復賂太監錢能益恣肆畧地至木邦太監王舉索寶于曩罕弄不遂上疏請討之曩罕弄大懼而所任有周廣五者江西人也密謂曰毋憂夫萬閣老者貪聞天下而擅權結昭德宮與萬皇親善若以重寶結之豈唯無征即得官如木邦矣曩罕弄然之乃大遺其

金寶于安安召職方郎中劉大夏俾往撫大夏辭不任乃即家起程宗以意授之宗至雲南而巡撫吳誠持不可宗大怒曰萬公甚銜汝即一日逮使至吾不汝救也誠憂恚發疾卒宗仍率鎮守往撫孟密曩曩罕弄出迎曩罕弄已悉安指益倨不肯見曰我謁都堂須坐講又曰我不能遠涉都堂幸就我宗不獲已至南牙山曩罕弄始來坐良久乃曰木邦之于我孟密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倍大象矣寧能復納之腹中耶宗曰然

遂以所畧木邦地畀之設安撫司以曩罕夷孫為之俾世襲疏上安大喜悉如議累遷宗至尚書曩罕夷既得志遂舉兵破木邦逐罕它諸酋孟養韋俱不平遣兵衛罕它聲言必滅孟密而按察副使林俊復裁之孟密懼稍稍還木邦侵地自是並立日仇殺矣攷之史畧同而謂宗于木邦使至者皆杖遣之而曩罕使至則厚犒之且為巡撫後益驕倨不事事凡上官衙門關節皆以子通子尤暴横莫敢誰何孟密自宗右之後遂盡屠木邦

掘罕它法父祖冢奪其金牌信符西南夷皆竊睥睨輕中國矣國史野史如此志文所稱似曲筆不可信也

崔莊敏公恭墓誌己丑陞吏部尚書尋轉南京甲午叅贊守備機務按公自吏部以母憂歸自至京起復故補南京不然無故改南將為斥謫矣

中尉睦㮮撰馬端肅傳云天順七年遷福建按察使明年以家難歸成化四年起為右副都御史撫陝西按馬公南京大理卿丁憂非按察使公以弘治四年丁繼母

憂奪情起復見奏疏十三年推吏部居首言官以兵部非公不可詔特加少傅而傳與行狀俱遺之
陸康僖公瑜神道碑乃盱江何文肅撰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斌與其弟健謀反事下達鞫之達煅煉以為反狀已具奏請會三法司審問衆相顧莫敢異論公獨明其冤達怒語侵公公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何敢舍所執法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不從譖公欲出反者上知公無他曰彼欲重

慎耳及奏上止誅斌兄弟而免其妻子據英廟實録具斌究狀甚詳而云下三法司廷鞫之無敢有異獄上斌健磔于市從坐論斬者二十六人妻子沒官者四十六人然則陸公何嘗執辯而妻子何嘗免也亦何嘗止誅斌健兄弟也修孝廟録者以文肅碑為據恐未確至謂瑜多平反惟武功伯徐有貞之獄衆莫能折瑜獨以有貞自撰誥詞雖經進御覽乃雜他文書取旨為罪有貞坐重譴以去人亦莫之惜也按武功以天順元年七月

下獄論死未減謫金齒為民陸公尚為山東左布政使明年李文達薦之方名為刑部尚書今云獄成于公何孟浪至此

童公軒墓誌云公以太常卿掌欽天監癸卯春以疾乞休許之據國史乞改南自便而旨勒令致仕

尹文和傳樂安程諧撰尹所自草也毋論其為第三相且初入而以孝廟即位之詔歸美為附會至謂公夢萬騎温公自洛來由是人以公更化之美直如司馬君

實謂為讖也此語豈不貽笑有識又謂新政初已擬擢公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而公求去不已遂得致仕按此為六科給事中宋瑛等論劾公與禮部侍郎黄景得旨爾等言事尹直黄景既進用不合公論直著致仕給驛還鄉黄景冠帶閒住然則公何嘗求去不已而所謂太子太傅等官既未奉明旨何可入傳也尹公令程作生傳皆授之以意不必程筆

張涇川撰李古澹裕塋志云丙午考績至京陛見既退

朝上語近侍云李都御史好官員也遂留為工部尚書居無何大拜冢宰盖先是耿公裕在銓曹事多脫誤至是耿調南京禮部而以公代之實出于宸斷也按李公為其邑人李孜省所薦而萬文康不安於耿公故合謀擠之而以李代國史野乘甚明此志云云亦幾于誣所謂此處無銀矣當是時耿為吏部馬端肅為兵部俱以不容于孜省而改南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八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史乘考誤十

李石城志云憲廟實録成與先生同職纂脩者遷少詹事或太常少卿仍兼學士而先生遷南京國子祭酒以去雖燕賚加禄之禮不缺焉然出入遠近之間禮意不侔矣考之史公乃先以南祭酒缺推補而留纂書數月俾

沾進書恩加祿俸一級燕賜如例耳非以祭酒為纂脩遷也

王端毅公恕以左副都御史撫雲南以九年滿陞右都仍巡撫後改掌南院兼叅賛李文正志内謂公以左副都撫雲南改南院殊欠明

洪襄惠公墓志謂公已已改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庚午特令出總川陜湖河四省軍務按公已已為刑部與張綵同加太子少保庚午總師始

兼左都今誤

李文正作徐文靖墓志謂三典試禮闈者前亦未有也似未考王文安錢文肅事

王文恪撰閔莊懿珪志按公以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以九年滿加太子太保志止載加少保而不載太保

戚編脩瀾墓誌王文肅與所草公景泰辛未進士以憂服除中道返暴疾卒其為水神事多有紀之者而志不一及之豈子不語神意耶近見楊用修丹鉛餘錄所紀

甚詳云公餘姚人字文端以編修服闋上東渡錢塘江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韡帶劒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慼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窻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喻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有頃公卒後車騎騰踔

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後丘文莊公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絶特報耳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艣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為文祭之云嗚呼文湍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

人之嗜欲舉不足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驚筵之辨臧否罔不稱情間若罵坐之狂毀譽皆有所試醉言無畀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於君若有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偲偲而交勵奈何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於十二禩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滋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既而果然幸免顛躓於乎人傳君之為神泣胥濤而享祀即今所過而驗之無乃秉

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也見録於上帝嗚呼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為盟刑鷄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峯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遇諸塗則掩面而過宿酲未醒踰其閾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為操戈之舉落穽不援手忍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遑恤況伉儷乎生為人也尚然況下世乎嗚呼文湍生死無二心始終同一

致不忝為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特傑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飯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浹具別帋以焚燎就宿草以澆醊靈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世人之凡言特歆御醞之醇味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黄封酒悵嘆鷄壇負舊盟其辭不甚雅第見公之果為

神且以補志之闕云爾

湛甘泉作莊定山墓誌謂弘治甲寅九月至京大學士徐公溥曰定山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丘公濬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謂學士李公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朝廷薦賢矣按公補官之明年乙卯丘公卒李公始入閣其後年丁巳徐公始致仕當公之補官徐方首揆豈不能維持之耶而云我已致仕其年李止管誥勑非真拜何得相托也此公孟

浪真如囈語

余過泌陽得李尚書邈學所為焦少師芳葬誌其他訣辭不足道姑書其入内閣以後語以示人愚謂尚書死後焦家人妄托之耶不然何以為尚書也内云纂脩通鑑節要瑾謂錯誤厲威欲罪館職公曰古今未聞以文字罪人者瑾乃止瑾議差户侍追湖廣逋賦公力言其害竟取其人還四年孝廟實録成陞少師兼太子太師華盖殿大學士餘如舊累疏辭不允會以疾在告上賜

酒餚蔬米命太醫診視既久請停俸不允病中聞平江伯陳銳以細故而充軍總兵官神英以微功而封伯頓足恚怒久之適同僚二公來視疾公曰此等大事兩先生何不與辯而使人議朝廷政刑之失曰亦嘗言之五年三月病愈入謝四月寧夏指揮何錦周昂丁廣與安化庶人謀逆鈇副總兵兵部尚書王公杲會議推補久而未決公曰我雖未知叅將仇鉞之為人然為何錦招入城或不得已為妻子計耳若用渠安知其無所濟遂

具題制曰可時安化偽寬軍民差役警報日亟而中官以張永督京營兵内閣李公舉致仕楊一清為總制往討之公曰寧夏皆習戰邊軍也京營雖曰天兵恐不相敵楊一清家在鎮江亦恐緩不及事莫若下寬詔以安反側彼中自有收厥功者瑾方肆虐堅於不從公曰一反虜尚能出偽旨以收人心我堂堂天朝明明天子顧不能出片紙收人心而使恵歸于彼乎瑾不能答但曰切勿太寬既而詔書一出天下大悦仇鉞果以計斬周

昂擒安化捕何錦丁廣于城外寧夏遂平時京兵尚未至潼關也瑾恨悔曰我數年所行一赦變盡謀去公或曰上實注意柰何瑾曰我第言其老請厚其行耳乃以星變避位為辭衆疏具始語公公曰吾志也但朝廷有事不敢言耳急具疏先後上明日獨公得允焉按通紀纂要書成指摘字誤大學士東陽等皆降俸尚書梁儲侍郎靳貴庶子毛澄等皆降官謄録官有至改職者蓋芳以巳不與纂脩故導逆瑾為之而今言瑾欲罪翰林

臣用芳言而止何也户侍追湖廣賦者瑾之鄉人韓福而芳所比也肯言其害乎安化之役主赦者内閣意假張綵逢瑾而得之誌辭何嘗有一實乎夫芳惡浮於綵百倍綵罹重辟而芳老牖下非人情也

又考之史四年二月先是有詔薦懷才抱德浙江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應四人者上疏求用瑾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可應詔者何餘姚隱士之多若此下鎮撫司鞫問謂詔草出劉文靖健手而謝文正

遷私其鄉人瑾持至閣欲逮之并籍其家李文正徐爲
勸解瑾意少釋焦泌陽在傍目之抗聲曰縱輕處亦當
除名既而旨下健遷皆爲民禮等謫戍邊衛仍著令餘
姚人毋選京官而泌陽墓志則云聞瑾仇致仕大學士
劉公健謝公遷尚書韓公文期以差官校往逮之公亟
約同列以疾辭獨候門入召瑾語不至累促之瑾乃來
公以前閣誥其有無瑾良久曰有固有上意也我知爲
鄉里耳公曰三人惟劉與我爲鄉里亦惟劉有宿怨國

家大事豈人論恩怨處耶汝與上位説我焦某托此三人皆受先帝顧命以遺上位者今逮之彼大臣義不茍辱在途而死是朝廷殺顧命大臣也畢時上位若云不知要有當其辜者瑾懼而寢之按此不但與信史矛盾而已韓公原非顧命臣又曾被逮在三年内與茲事了不相關且焦公之見瑾佞辭泉湧今則伉浪若前後輩然嗟乎諛墓之人不學無術而敢為矯妄其罪浮於泌陽矣

屠襄惠公墓誌公與兵部尚書馬端肅公同為太子太傅部當班上謂其先進特疏讓之按二公雖俱加太子太傅而馬公兼少保於班次亦應讓耳蓋屠公秩滿九載加太子太保時以馬先為太保久故讓之

王文恪讀李文正墓誌云右誌文大學士楊一清所撰一清與李公俱湖廣人少亦與神童舉二人最相得同心推輓互相標榜而皆善鉤引籠絡之術故士亦翕然稱之其為此志最所加意者稱譽過情志所不免然亦必據其實

若夫以有為無以無為有則將誰欺乎凡志所稱余未入閣之先不及知余既歸之後亦不及知惟是同事之時而駕虛鑿空則有不得不辯者志言張瑋崔璿姚祥等枷號以公奏得釋夫此三人枷號最瑾作威之初公于時方稱病不出於何所奏纂要最瑾所惡又曷嘗宴示恩而公又曷嘗辭之匿名文書之投逮廷臣於獄因事解釋則有之今云公奏不知奏于何人奏于上乎奏於瑾乎瑾邏卒四出公無一言乃云具疏極論之不

知疏今安在且瑾威權隆赫有敢訟言攻之天下將以
為鳳鳴朝陽豈同官而有不知乎在廷之臣有不知乎
何其敢于欺也其謂辨盜之事亦非事實既曰見公
歛容起敬又曰每切齒焉何相戾也大抵李公在內閣
幾二十年因事納言周旋粉飾不可謂無至瑾用事一
切阿奉又何正救之有哉及瑾敗乃令有司查革何前
諛之而後革之也其作瑾碑文立齊化門外自比劇秦
美新瑾敗乃先首飾謂瑾傳旨使為之則又欺之甚矣

文恪與西涯有郄不無過於攻駁然亦少足證諛墓之過余既以王文恪所辯李文正墓誌為董狐之筆而志之矣及考國史乃大有不然者按正德二年閏正月乙丑㑇伽號尚寶司卿崔璿湖廣副使姚祥於長安左右門外工部郎中張瑋於張家灣已已大學士李東陽等言近崔璿等各因公差赴任在途犯法荷蒙欽斷俱用大枷枷號一箇月天威所施中外悚懼臣等仰窺聖意葢憫念地方人民之不勝勞役也但各人所犯自有本等

罪名若枷號乃至重之典死生係焉由儒生而入於官者豈能忍死至一兩月之久臣等每見皇上當處決重囚之際哀矜詳審往往從寬好生之心直與天地相似今此三人以侍從部署亦曾効微勞一日不謹致罹重法命在旦夕實可矜憐今枷號已經數日足示懲創伏望少霽威嚴特加寬貸或送法司依律問擬則輕重適中恩威並著既已見愛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體使天下之人稱頌聖德永永無窮斯文幸甚羣臣幸甚臣等

備員輔導職贊鈞衡非敢田護文官實欲闡揚聖德區區犬馬之誠不能自已故敢昧死上陳伏惟聖明鑒察不報甲戌傳旨崔璿等枷號期日未滿姑從輕釋發鐵嶺衛永遠充軍三年六月壬辰午刻御道上遺匿名文簿一卷侍班御史奏之司禮監隨傳旨面加詰問諸司官皆跪於丹墀午後執後班三百餘員通送鎮撫司究問次日大學士李東陽等奏曰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詭計正欲於稠人廣衆之中掩其形跡而遂其詐

術也各官倉卒拜起豈能知見況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今併置縲絏互相驚疑且天時炎熱獄氣薰蒸若拘攣數日人將不自保矣惟皇上仁慈好生睿智燭物望特降綸音先行釋放而後密加體察寘之典刑上從之按二疏載之内閣紀之實錄豈有偽理而文恪則謂身與同事證其必無此最不可解豈李公預憂身後作此掩覆計耶不然王公豈耄而忘之抑其恨李公之甚但知行狀之可駁而以閣藁實錄俱秘書人不得而見之

耶二公之不得為君子必居一矣

楊文忠公行狀係用脩所纂頗詳叙其九年滿考加左
柱國兼支大學士俸十二年滿考加太傅宴禮部四辭
太傅乃許令殊不之及何也

文忠行狀云丁丑十月二十一日入閣疏謝且請回鑾
十二月十八日與蔣公至居庸請駕不報時北狩將歸
先遣人諭内閣府部各為旗帳奉迎錢寧來逼公首倡
寧時冒國姓擅威權通剌往來稱皇庶子人無敢難者

公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親舊里俗也君尊如天豈敢瀆獻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耶上復遣所幸通政張龍來謂上言楊閣老忘往年一遣内臣兩遣行人取之耶親在則存問死則厚恤恩禮過諸大臣百倍而執拗乃爾亦知懼否公曰雷霆之下誰不震懼第不敢以非禮仰報耳戊寅正月七日駕迴不用旗帳上素重公亦不以為忤也按楊公所拒張龍語或有之而謂駕迴不用旗帳恐不無矯飾按史稱正月乙巳傳旨羣臣

用曳撒大帽鸞帶奉迎尋賜文武羣臣大紅紵絲紗羅各一服色則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皆與焉部屬而下六品不與丙午上還自宣府羣臣候德勝門外中官預傳上意具綵帳數十綵聯千數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於下亦不敢稱臣又具白金羊酒綵幣於一紅梵夾進御為賀儀良久上戎服乘赤馬佩劒而來邊騎簇擁見火毬起戈矛間烟氣直上

乃知駕至羣臣皆於道左叩頭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槁毛紀奉金花稱賀上飲畢云朕在榆河親斬敵首一級廷和等叩頭對曰皇上聖武臣民不勝慶幸上遂馳馬由東華門入豹房越十四日賜文武臣銀牌于左順門一品重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文曰慶功五采飾之貫以朱組四品五品及都給事四兩給事中御史三兩鏤曰賞功貫以青組蓋酬綵帳賀幣之價也唯翰林以無賀儀不與賜今云

駕迴不用帳將誰欺也

林介立時行狀在史館奏記副總裁董公曰昨聞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或云由内閣誅賊彬或云由張永或云由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無據云云楊文襄一清為張太監永志則曰逆彬握邊鎮重兵留鎮四十餘日召文武百官晉來會集賊濠尚在人心惶惑莫知所為彬卒有所避而不萌異志者公之力也次年春宮車晏駕公以計擒彬督視京城九門防奸制變中外倚之而安及

考楊文忠公行狀乃公與蔣公力言之魏彬托使上奏
張銳從傍阻之不得而少監陳嚴亦助公入奏乃決時
江彬方入問安坤寧宮獸吻禮畢張永潜使人報之遂
奔西安門以取西宫廳文書為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
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曰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
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追者至遂縛之其不侔如此竊
謂楊文襄與永昵也而又不善楊文忠故歸功於永文
忠與永後不相善也且復用永者文襄與張永嘉薦也

故楊氏之子孫悉收功於文忠而加永以潛報之說考之陳司馬繼世紀聞云江彬自南京回至通州延住月餘方入京時上已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統邊軍把守皇城諸門意在叵測人心洶洶時楊內閣廷和亟與張永及兵部議稱團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邊軍離家多日不可久留即放入城不許停住實削其羽翼也楊公以彬握重兵恐其驚覺乃與張永密訂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即啟皇太后傳懿旨將彬擒拿并男婦黨

與不走脫一人彬坐淩遲處死人皆稱快時彬手握重兵使當國者為謀不臧不但殺身而貽宗社之禍亦不細矣從容用計不勞餘力而中外晏然審此則楊公與永之功可以不相掩矣

康對山海卒呂柟為墓表謂慶陽李獻吉詞賦追漢魏自謂一時豪也嘗犯宦官劉瑾繫獄幾死先生既用策脫之李後著文令他人擅其美李名士也猶且不識況其他乎至許宗魯為傳盡削之而張治道為行狀則甚

詳云韓文率諸大臣劾瑾等擅權而彈文出李夢陽手恨之以他事構夢陽下獄欲致之死人情洶洶莫敢拯救夢陽自獄中傳帖甚急曰對山救我救我何栢齋對衆曰對山肯救之瑾李尚可活也人以語先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不救李耶先生雖承往而人猶難之明日先生同御史某往左順門值栢齋自内閣出曰此為獻吉來耶先生曰是栢齋附先生耳曰此可獨往不可與他人同也先生遂不之往且謂栢齋曰瑾横惡肆權

人也性好名可詭言而奪不可正言而論也栢齋曰此惟先生能之他人不能也又明日先生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留飲坐話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真為關中增光先生紿言曰海何足言今關中有三才古今所稀少也瑾驚曰何三才古今稀少也先生曰李郎中之文章張尚書之政事老先生之功業瑾曰李郎中為誰乃與我並耶先生曰是今之獄中李郎中也瑾曰非李夢陽耶先生曰是瑾曰若應

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少一才矣飲晚罷出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薛應旂憲章録則言海與夢陽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欲致之而不得瑾恒先施欲其一致海每關亡答之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媿於心乎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諒也强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為能救

我餘無別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致上坐海不少遜瑾曰今日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脱靴公能之乎瑾曰請即爲先生脱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肯爲白

脱靴哉即奮衣起瑾固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痛飲天明始别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酬酢遂僱清議矣黄泰泉佐作董大理傳則云予在史館閲實録見謝給事彈章會呂仲木至問德涵何如人曰直節人也致孝於親且篤交義嘗拯獻吉于死獄然性度高邁偘偘面斥人短坐是致怨比在留都馬伯循為余言獻吉下獄時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德涵救我家人往告康康即上馬馳至瑾門門

者不為通呼曰我天下魁人也汝公乃我鄉里瑾素聞
康名常冀一見而不可得聞之即攝衣迎康康遽上坐
瑾留飲康談笑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曰
請先生見教康曰昔桓温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
猛捫其蝨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何温闇若此
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三秦豪傑有幾康
默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
有密勿親信秉大鈞者意盖指瑾也瑾轉發喜色因復

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李白也海何能為役瑾固問之則曰海不敢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黄祖殺之姦雄小智也李白醉使高力士脱靴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脱靴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也此人罪當誅康即起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即赦出之其後獻吉反嫉害德涵優伶至為中山狼雜劇以刺獻吉然德涵未嘗讐獻

吉也由此觀之黨耶非耶大理之冤可類推巳佐之辭婉而文應旂為二君飾奬而所語太麤易行狀似有所本然以張尚書為關中三傑則非也當獻吉下獄時張綵尚為文選郎中轉僉都御史何得言尚書又一小說謂海言公事事以髙皇帝制度為法李夢陽能法髙皇帝為詩奈何殺之其說之不同如此大抵以康公嘗救李公而不詳其事爭以文筆傅飾之耳中山狼傳撰自馬左都中錫而雜劇則出王太史九思以為譏獻吉理

或有之董少卿名恬坐劉瑾敗論罷

康公行狀又言孝宗時謝閣老遷見知主上其子丕為翰林編脩時焦芳子黄中亦為翰林檢討爭勝於謝各樹黨與互為標榜焦欲引先生為附一日置酒款請先生往見座容皆邪媚者曰此為排謝招我者耶遂正言責之座容皆愧服按謝公在内閣編脩舉進士在正德元年以前焦未入閣黄中亦未登第也謝公致仕編脩亦請告而焦始入閣黄中舉進士編脩巳連坐為民久

矣何嘗相及而謂之互為標榜也又言會試場中取仲木為第一而王濟之置之第六先生忿言於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卷無可並者奈何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乎且會試能壓呂矣廷試其能壓乎及廷試果第一人濟之甚怨焉按康治詩仲木治書必非經房座主而仲木所作墓表言自入翰林求交先生則非座主門生又可見矣且據此以為康被斥之故尤誤康之斥時王公與焦芳當其時則皆已致仕矣未嘗在政府也康

既以救李獻吉與瑾密而丁憂被盜累有司賠補為衆所摘李文正時有恨不為之救故耳

龔尚書元之志李尚書充嗣撰嘉靖三年遣官存問賜白金一錠公年未八十官非内閣例無存問何得遣官賜金之説亦無所謂恐誤也

吕高陵作雍正誼墓誌云司馬俞公總制北邊辟公山西兵備副使夫兵備副使推在吏部黜由上裁焉可辟也

王伯安作徐昌穀志文雖奇然至欲自尊其道而畧其人材與履歷讀之若自為一人而非昌穀者其叙官乃云授大理評事蓋昌穀在二甲授大理寺右寺副非評事蓋當時制也昌穀詩自名家而今謂之非其至則所謂至者安在

李康和公充嗣行狀出其子手云登丁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呆齋劉文安公主教事為所賞拔呆齋劉文安者定之也在成化初以學士教庶吉士相去二十三

年矣

熊尚書𦏁墓志文喻司徒皐撰尤疎野至稱馬端肅公為馬文貞公以兩宫禮成公進階資政大夫正治卿上柱國遂無一銜合格大可笑又謂憲宗朝陞山西憲副詔曰天下做官的都照依熊𦏁孝宗朝奏事鼻帶液詔曰鼻液乃膝寒耳命以宫羅護膝賜之皆俚妄不經之甚

王文成行狀謂公少從塾師讀書出遊市上與鬻雀者爭有相者目而異之以錢買其雀與公送歸書館謂塾

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因徧閱館中諸小生第其官崇卑顯晦後皆悉驗年譜則謂與同學生立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為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異其言云云按草行狀在年譜二十年之前為公門人黄綰豈不知有聖境聖果之説而待錢氏著譜於二十年之後乃發之耶大抵欲過崇其師而不免於增飾非所以崇之也行狀與年譜俱云

公少有大志湖廣有石和尚劉千觔之亂輒為書欲獻之朝請自討之其父龍山公禁之乃止而譜則係於十五歲下按石和尚劉千觔以成化丙戌作亂至明年滅又五年而為壬辰公始生前所云云大可笑也

狀言公既謫瑾使人尾之公懼不免托言投江入武夷山中遇道士語遂乃由武夷至廣信歷沅湘以至貴陽龍場年譜謂托投江附海舶遊丹山值風飄至閩界遇道士語乃之武夷歸省其父華於南京十二月返錢塘

始赴貴陽當以年譜為正
王文成行狀云浰頭賊巢池大鬢等聞横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盧珂鄭志髙陳英者有衆三千餘為池大鬢所脇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鬢僭號設官及以偽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

使人往諭池大鬊且密購其所親信説之使自來投訴還贑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贑公使人探知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僚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鬊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鬊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置於獄斬之無所謂對狀訊鞫及下獄

也蓋狀據奏詞奏詞大槩有所諱不若年譜之確也
王新建復除之後總制三邊缺吏部推楊少師一清彭
少保澤及公內批用楊楊入閣推彭公及公另推用王
公憲兵部缺尚書又推公與彭公內批用王時中右都
御史吳廷舉以南京左軍都督府缺掌印薦公任之南
京兵部尚書李充嗣乞休薦以自代禮部尚書席書薦
公當入內閣俱不允最後始有兩廣之命而年譜皆遺
之附載於此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别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官懋弼

弇山堂别集卷五十

明　王世貞　撰

史乘考誤十一

少保費宏請公紀墓誌云植脩獻皇帝實録公受命總裁益援夏忠靖例監脩非總裁也史所紀甚明

費文憲公作謝文正公神道碑内云公抵京敕進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初公以衰病將乞休曽具疏舉公

自代宏去而遂菴楊公又以公薦意若虛元佐以遜公者天下皆相慶公復入而賢遂菴之能讓及公至京而遂菴以官視公為尊不肯處公之下乃竟違初志輿論頗少遂菴然公盛德不與之較也至遂菴作墓誌則云公至京某擬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葢殿大學士而上止改公戶部謹身殿職葢遂菴雖或擬公而不能再疏陳讓也史載遂菴疏乞照郭子儀文彥博故事乞降手敕差官行取來京命為輔弼之首用以講明

道德處斷大事上許之又載張羅峯桂見山侍郎詹事時薦謝公入相而無費公疏要當以志為據

分宜作張恒山子麟志銘謂今上即位特加眷遇屢有白金綵幣羊酒玉帶蟒服之賜今上世宗也以父病乞休皆温旨勉留最後得請歸養天語諄切促其復來而公浩然雅志徜徉林泉者二十餘年享年八十有八訃聞上震悼輟朝一日命有司諭祭者九壇遣官營葬按公歸省後言官劾其黨胡世寧下獄時嘗密啟報逆濠

署名刑部尚書臣張子麟啟公上疏力辯謂世寧之獄
在都察院於臣何與詔下丁憂新建伯王守仁都御史
伍文定御史謝源伍希儒覈報源希儒謂宸濠納賄大
臣籍有子麟姓名而不見密啟守仁謂啟誠見之當是
時欲安反側一面焚毀且奸偽之徒偽為此事以徼濠
賞賜者衆恐不足信文定疏亦同於是言官復劾子麟
當斬狀詔姑從寬削職冠帶閒住至其沒也中間遇恩
詔敘復固有之但大臣特復必須撫按奏請今既牽復

則九壇之祭與全葬例不可得志文雖當為諱過而諱誤失官復職之略亦須一及今皆不然葢分宜當國納其子賄脅令禮部削去其事而併為諱之故耳

袁榮襄墓志謂癸丑陞正四品俸級丁已授正三品乙亥進江西按察使秩此恐誤也王府官無授二司職例且丁已既授正三品矣按察使亦正三品何所分别恐丁已為從三品而乙亥始授正三品俸也且張恭僖為左史亦無按察使之説

喬莊簡公行狀辛巳五月公考績録公前功加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公以九年滿加太子太保尋錄寧王時功加少保至加柱國則廟恩頒誥也今并言之殊非國家事體

楊太宰旦傳江汝璧撰謂吏部白岩喬公致仕廷議推公俞旨改公以北公力辭上不允會見山桂公羅峯張公以傳奉陞學士公亟率部院諸老上疏論列語極激切用是忤旨遂為給事中陳洸所劾并及學士吳公一

鵬吏右侍汪公偉時左侍孟公春覆疏亟辯其誣而斥洗奸邪竟命公及汪公致仕據狀則公若已履太宰任矣而實不然也按張桂既遷學士公在南吏部同諸公言其學識頗僻心術奸回徒以一言偶合躐陞清秩非所以示大公於天下上曰錄用賢才出自朝廷璁等所言實典禮之正何以謂之偶合且不究當時頗以楊公為南中議禮赤幟故疏下之五日而公改吏部又月餘陳洸劾公及汪公吳公文選郎中劉天民孟公覆疏極

言洗奸邪不可聽上批旦偉致仕天民調外任仍切責春阿私奏辯楊公實未履任亦未及力辭而汪公左侍孟公右侍也楊公於隆慶初當舉贈謚而以久遠故遺之

屈都御史傳韓苑洛撰謂公在刑部時欲捕執錦衣攬頭尚書不可公固請乃可錦衣邀奪之尚書且忸且怨曰我初不許今何也縱之如法何急之部且多事矣可急詰錦衣謝云云按是弘治辛亥年何文肅為尚書豈

有命其屬往謝錦衣之理恐不無抑揚也又云公為浙江按察使歸安知縣坐事懷白金三百求解公叱出之按治愈急會以遷去解公在淮漕而知縣以御史除服過淮執屬吏禮恭甚公喜宴酣忘其人為言平生無毫髮過取嘗斥一知縣金至今耿耿不忘也御史色沮葢恭至京而劉瑾敗給事御史多從坐者御史初入道抗言公為瑾黨罷歸按公以丁夘秋自浙臬遷去距庚午瑾敗未足三歲也彼知縣者甫事解而行取授御史丁

憂又服除赴京過淮豈二歲半中可辦耶此殆非實錄也大抵陝西人為其鄉里作志狀之類一意獎護不甚顧公議云

胡端敏公世寧墓志銘吳鼎撰頗疎略公以廣西太平知府丁憂服除謁補至滄州而遇劉六七大寇其畫策守滄州甚偉而志不載公以兵部乞南為吏左侍而今云刑侍陳九疇之獄公明言於朝而今云密疏皆誤也

曾太僕直墓誌其壻羅文恭洪先撰云慶陽伯有甥張

枉驕橫毆人多死為廠衛所覺法司以賕移獄坐其子朝議謂廠衛乃天子私人不可偏聽致輕法司公言當計是非不當有所向背上偵知之大怒為罷尚書都御史大理卿各一人而竟誅枉且曰滿朝之人惟曽某孤立無黨用事者不能平嗾言官論劾公考是時主此議者右都御史熊公浹也上雖以議禮寵臣輙罷去而刑部尚書周公倫僅改南其云各罷一人非實夫毆人致死一小事耳何至上干宸怒乃爾蓋慶陽伯武宗外家

也上所深欲折挫之而曾逢其意故上以為賢而下不為公論所容耳

顧文康撰李文康墓誌云辛卯七月加太子太保九月四郊工完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癸巳三月加少保乙未七月皇史宬成加太子太傅九月進累朝訓録加少傅十二月九廟成加太子太師是月進華蓋殿大學士按乙未登科録止稱少保兼太子太保後又稱皇史宬成加太子太傅則辛卯九月太傅之加必誤也又

加公少傅及太子太師俱在丙申歲非乙未也攷之國史加官與狀亦不合

張文忠墓誌丁亥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戊子加少保按公初與桂文襄同加太子太保而公獨上章固辭曰前星未曜不敢虛當此官特改加少保今誌逸之葢以辭卑就尊為諱也自彭文憲後無不兼宮秩者百餘年來僅公一人云

桂文襄墓誌云戊子春加太子太傅是年夏加少保葢

誤也文襄在吏部張文忠為内閣俱加太子太保文忠辭宫職加少保後明倫大典成文忠遂加少傅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而文襄加少保太子太傅宫職遂殊銜隙稍起矣葢自侍郎以前張皆在桂下也

秦端敏公金誌分宜撰内云廟工興改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尋加太子太保再改南京兵部尚書按端敏為工部以廟工加太子少保後上以其老改南兵部因加太子太保以優之據今文義則無故而加少保又無故

而改南京也分宜恃勢忽略人於行文亦爾而自負以為簡要何也

李古冲作劉文安龍誌而云己未會試禮部李文正程文敏實主試事得公置之高第文敏即敏政也何嘗賜謚且是歲程以嫌不閱卷

翟文懿行狀謂公嘗與李公奏對上前擬票某人之罪上欲重置於法公難之反覆諍論忤旨上震怒公叩謝復披瀝肝膽從容納約上察公忠實為之霽容李公戰慴罔措退語

人曰石門氣節吾今知之矣考李公名對録上御平臺召
時鑾至御榻前問都察院覆谷大用家產疏如何時對曰都
察院所擬與律例不合而後却有參論所以臣等擬籍家
產之半上曰半已輕矣大用亂政先朝當斬得死牖下幸
也鑾曰按家產入官律僅三條謀反叛逆奸黨若不合三尺
法何以取信天下上曰大用正奸黨也云何不取信於天下
鑾曰皇上即是天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時曰請都收入官
上曰然據此則公之所難重罪者谷大用也大用巨閹其

在先朝亂政在丘魏上而安陸迎駕時廷辱臬使上故深惡之耳二公皆北人為中貴所恃故力為寬解奸黨二字上一語破盡惶恐罔措故轉為將順之辭而谷之產竟籍矣何嘗有所謂披瀝肝膽從容納約也

劉松石行狀乃劉端簡公采作內言壬申巡按陝西首榜巨璫廖堂不法於衢癸酉堂出重賂賂逆閹劉瑾謀中傷公逮至京師按所賂者非瑾也乃朱寧耳瑾於前三年伏誅矣又云甲午赦以原職摠理河道不三月而

運河之舊旋復大學士桂蕚適過濟亟稱公奇才蕚以辛卯卒且四年矣所稱公事業頗夥而二名不審更起人疑端

萬侍郎浩為治齋公鏜作行狀詞旨亡不粗拙至吏部後云緣由關節不到重忤勢權促令歸田奪其官按公推通政使趙文華為例不應且訐公不當考九年滿坐奪官公之出趙於外頗近古大臣之體而趙負大譴世所嗤詈不知何所避而云云也且關節不到語殊不類

王襄敏公以旂墓誌按公為兵部尚書時議復河套公
難其事而不敢決議上上怒逮三邊揔督曽公銑而特
旨以公代之葢知公之意合雖若恚其不能堅持者而
實任公也故陛辭之日賜白金三十兩綵幣二表裏公
至罷散工役一意安靜而陞賞累下矣此何等大事公
生平闗鍵而志畧不之及可恨可笑
程吏侍文德為屠簡肅公作行狀云掌都察院白岩喬
公極愛倚之不欲其出喬公由南兵部遷吏部何嘗為

左都也後刻本似已改訂過

程又言國初至太保者五人内有彭文憲澤按彭公當時未賜謚亦非文憲而左都加太保者有王毅愍文陳僖敏鎰王襄敏越陳恭襄金王恭靖璟肅敏廷相葢不止五人也

晉江王慎中為李源少卿作行狀言户部主事監德州倉有所論劾尚書孫九峰歎為得職為冡宰馬端肅言之按李乙丑進士踰年始選户部而馬公已致仕去矣

馬歸之六年而孫始拜大司徒其不相蒙如此

鹿野史公行狀謂嘉靖改元公奉命賜玉帶一品服出使朝鮮按麒麟乃公侯服色上所賜也玉帶使臣自備此從來章典又云劾奏大學士石齋楊公疏其不法三十餘事奏入陞山西按察僉事已而復下詔獄謫陝西金縣縣丞考史公疏辭大略謂項在諫垣嘗指目大學士楊廷和為漏網元惡草疏欲上為廷和所覺亟出臣外任臣誠無狀恐一旦得禍以憂臣母惟陛下賜之致

仕全臣母子餘生因以原奏封上且言先帝自稱威武
大將軍廷和未嘗力爭今於獻帝一皇字一考字乃以
去就爭之實為欺罔楊公上疏力辯且乞休溫旨勉留
命吏部叅史公於是吏部叅上下之詔獄而兵部彭公
澤謂史公嘗救奸黨許泰張洪王瓊陸完為士論所不
齒猥以搏擊當路藉口為名上是之然則所謂奏入而
後陞山西僉事者非也又獄成而楊公救之及旨下謫
南陽府通判為御史再劾始有金縣之降而狀遺之狀

又言給事中孟奇御史吳愷等數十人交章薦之仍復公兵科按大禮議定後吏科右給事中陳洸已陞僉事仍冒原銜上疏稱美議禮諸臣因薦史公及與楊公忤者于桂閣宏等俱得復故官所言給事中御史交薦亦非也又言楊張二相不睦上疏論之得溫旨近百言內云卿一清卿孚敬於朕之疏同加思勉按張於九年一清罷相後方改名孚敬此時實名璁所云卿孚敬又非也最後言處置宣大軍務陞辭九卿祖餞公對衆大言曰

堂堂天朝儘有冠冕大樣題目好做却以大臣為牙行於此行大有所未堪耳按馬市一事實史公與咸寧發之所云對衆大言又非也

薛西原墓誌按嘉靖十八年選宫僚吏部擬公以右春坊右司直兼檢討而獨報罷志亦不載中間擬禮多所奏辯皆遺之

豐學士熙家傳己未廷對孝廟親閲卷大奇之取第一以蹇步易置第二特賜狀元袍帶嘉賞之此事考之國

史及翰林諸典故書俱不載賜袍帶事又云武宗崩進朝列大夫翰林院學士按公實以侍讀學士署篆不及拜光學也又朝列大夫四品亦非學士散銜此豈存禮不考證而誇詡之過

又云議禮不合會掌院侍郎賈詠率百官伏闕列熙名為次坐不合聽從為罪謫戍鎮海按是時豈公實掌院賈公自掌詹事府存禮孟浪乃爾

黄尚書綰行狀自詹事為學士遷南京禮部右侍郎入

為禮部左侍郎按公為侍郎後議大同事與内閣意忤吏部汪鋐劾其在南部時與屬官鄒守益結黨請調邊方叅政上不許汪乃劾其與王守仁結婚秉守仁死侵盜其家財事得旨降一級調外公上疏力辯詔復職今略不載非也

聶貞襄豹行狀謂公丙戌謁陽明王先生於餘姚遂執弟子禮非也公與陽明先生雖講學數日往返質問然不肯執弟子禮至陽明沒而始為位哭稱門生故當時

有生稱師沒稱友者黄公綰也生稱友沒稱師者公也
盛榮簡端明墓表歐陽文莊撰出故人吳明卿手甚雅
健有法且不為浮譽第少有牴牾謂公為翰林檢討上
書李文正公論相道侃侃數千言文正心憚之因外補
公按察僉事督學浙江按公上書誠有之第文正改容
起謝而鄉人梁相不自安風使養疾後病痊起復補浙
江則文正已致仕矣又云名拜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
充經筵講官己丑公復坐飛語謫南符卿按公以經筵

疾咳失儀見糾上不悅改補南尚寶令云中飛語則似以人言調非因公誤也

明卿爲江都御史潮墓誌謂公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軍務有太原人李福達以妖書惑衆聚黨至數千人改元爲亂震動三河公勒兵解之而獨福達操重貲逋匿他所已聞公圖其形購捕益急遂詭張寅名入京夜持萬金爲武定侯郭勛壽因匿勛家勛詒書山西部使者爲開說欲脫其急公捕得其書抗

疏陳福達罪狀并劾勛倚掖廷親怙勢藏逆敢為亂階罪當誅不誅勛無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勛因得流言宫闈謬為張寅稱上疑之時永嘉張公新相恐諸大臣不附已又欲結勛自固遂阿旨下公詔獄且使人陰嘗公少易而言中丞可復也公正色謝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死所何以官為永嘉知公不能屈卒從末減議罷公官按李福達即李五者故妖賊也其反在正德時後事解改姓名曰張寅一曰張五積貲鉅萬為兩子援承差

布政司而自授京衛指揮使衛以秘方干郭勛與善後其鄉人首之御史馬錄曰張五即李五也錄捕之獄郭勛為移書解紛錄與潮會上其獄而獨論劾勛上疑之悉逮至京使三法司覆讞如録潮原擬上益疑之并三法司大臣悉下獄廷鞫而張永嘉以兵侍特令掌都察院桂安福以禮侍掌刑部悉反其詞錄坐永戍而潮為民令云福達聚黨數千改元為亂公勒兵解之福達逋匿他所公圖形購捕此一誤也謂永嘉新相阿旨下公

詔獄二誤也謂使人陰嘗公令易而言中丞可復公正色云云當時上意已定殊不屬公易言而決三誤也蓋事久江公已逝其子孫不能詳而承誤若此見紀事家之難也

劉中丞夔墓誌銘費文通作謂甲申服除仍史職與脩武廟實錄事竣當加秩而公忽得外補謫判大名考之史劉自檢討史完以給事中改故陞按察僉事時席尚書書為其弟辨列而劉亦得陞編脩已授職矣而上疏

辭上怒降二級調外任此必先為幕職而轉判大名者也此等事本不必諱而諱之致不成事理

孫文恪公陞墓誌云改天官少宰以母憂去服除薦為少宗伯旋改少宰按公已為吏部左侍郎矣服除適無所闕故補禮右侍郎轉吏右亦一時典故之變也志殊欠明

趙洪洋誌云提督宣大缺兵部薦左都御史王憲憲難之公論憲擇官避事非大臣體竟罷去其疏乃吏科會

本出夏少師筆也論李琮為江彬牙爪琮伏法時趙尚
未殿試趙改庶吉士明年秋始擢給事中
劉端簡公采行狀云有詔採礦山東民甚病之舊撫臣
懼罪不敢言公始至即上疏請罷其役制曰可此未盡
實也採礦兼取紫礦白礦係公到任後一年事因進礦
樣少且不餽諸貴人礦有旨切責公不得已後加進而
諸貴俱有沾乃得免禍余時初補青州力請於公以礦
脈無繼公據呈疏言之尋停諸貴中不受者徐少保階

及方司徒鈍而已趙司空文華遇而逼奪之

顧東橋公撰吳訒菴公山誌云戊戌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治尚清簡惟設備練兵捕殺山谷賊魁而已不務多歷刑部左右侍郎按屠文陞撰公傳云公自蜀抵贛中道擢刑部右侍郎既得命人謂公宜亟趨朝便公謂曰前巡撫王公守子代將暮矣陞部在赴鎮之前志不宜略也

羅文恭程先生文德墓誌云己卯春大宗伯冢宰俱缺

廷臣兩議推公力求南還遂推南冢宰奏上上大怒調南工左侍去又云人謂其辭冢宰一節真有鳳翔千仞之意按乙卯春李公默王公用賓已履任矣非缺也葢上以程公撰文不合旨斥之懼而求南耳

詹侍郎行狀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有大獄下公議公以法奏上震怒衆懼不測陰有所據而外移謗於公遂致仕奸黨之律詹所擬上天下能傳之且大獄後年餘被劾致仕謝恩失儀遂閒住所云非實録也

汪伯玉作吳峻伯狀文甚奇而峻伯亦余友其人簡貴士也特所紀刑部山東二事非覈一庚戌敵大入詔收兵部尚書坐吏議連輕議者吳郎從容上疏曰尚書無他獨事重重發耳不聽按尚書既論死久之而職方郎下獄即王學柳所謂連輕議者也相嵩許為寛之而吳懼叵測坐郎死何嘗敢上疏後出之者陜西司也時予為司主事一坐泰安州試士段御史顧言按部且來有司請避舍以居不許藩臬大夫畢從御史登岱先生獨

留不行御史按泰安時予同在又同從登岱者吳在別
郡試士相去可七百里葢在西某邑試士而段行過之
僅一夕吳以關防及搭棚之難不別徙則有之今狀俱
失實
嘗見張學士袞文待詔徵明作朱恭靖公希周神道碑
墓誌銘俱稱贈太子少保竊以公之名德贈止東宮三
少稍為不稱及見徐尚書學謨冰廳劄記謂故事尚書
第得太子少保予引吳文端一鵬例請贈太子太保及

考實錄亦稱贈太子太保乃知碑誌皆誤而其家之孟浪一至此但贈官在禮部祠祭司止具應得贈謚之由謚徑上請而贈由吏部其引吳一鵬亦只云當有祭葬贈謚而已不言為太保也吳文端官本太子少保亦不當引若引羅欽順趙鑑趙璜之贈太子太保例始合耳嚴文靖公行實是其家所草以乞余銘神道者第敘公行事甚略獨吏部一職小有所發揮而已其晚年奉封公太夫人以考終及喪葬備禮顯融光寵以至世系門

閥子孫女息皆不及中間謂公遘疾痰飲已而入閣內

晉宮保受聖眷日隆而疾則日甚又謂乙丑視殿試事

則以冢宰代閣臣咸特委二事皆有誤公自吏部加太

子太保進內閣入閣後始病今敘病於入閣之前而敘

加宮保於病之後又乙丑內閣僅徐文貞公一人公位

冢宰自當以次讀卷何代閣臣之有

余作袁提學尊尼墓誌銘而周天球草行狀中謂君以

嘉靖己未試卷為同考全元立取第一見斥主司全公

力爭之不得終身以為恨又云親在南都見全公說之余考全公以嘉靖己卯冬遷南京翰林侍講學士掌院至己未春已為南工侍矣何嘗同考會試而是歲袁君與家弟同試不第亦無所謂中式之說也令周改之執不聽荅袁君至乙丑本房汪諭德鏜薦其卷當第一人不果僅中第六汪與全俱鄞縣人也嘗與周說之周老忘故耳

行狀又極詆考功郎李崇貪肆無行袁君以主事持誼

力爭為所陷幾以大察去李亦一偉人也起廢為郎頗自恃前輩君不肯屈下有口語尋解令謂李貪肆無行吾未之敢從也

吳明卿為汪子才墓誌銘文甚古雅有致而事不甚核當由其家誤之如云康子陞工部營繕郎中脩圜丘泰壇公與武定侯郭勛董其役勛故椒房親憑藉寵幸多行不法公獨時時折之不少屈勛因目之而風政府將誣構焉政府搖手喻之汪郎不可動也其謀遂寢按武

定其時已進封翊公與上實非椒房親而怙寵勢張甚政府首臣夏文愍言勛與水火而意輕之凡文愍所厚条糾不少恕令乃以揺手得止似非實録又云庚戌北敵深入京師戒嚴大司馬馳檄徵諸路兵入衛而京師三大營兵不下數十萬寇至無一可使主將陳國公朱希忠猶晏然坐視之公攘臂焉遂草疏希忠誤國負主法當誅死以謝天下疏入上為之變色以希忠侍上久不忍加誅又分宜與之約婚從中力解之僅革去常禄

三之一已寇退分宜為希忠脩怨嗾大司徒孫應奎徵及外事於是有潤州之謫其後給事徐公遴劾應奎附黨文過移罪屬官詔改陪京尋罷去是時余在京師汪疏雖論希忠然格不行而久之希忠與次帥陳鏸同為給事糾劾罰俸三月罷營務猶掌府非因汪疏有行也希忠成公非陳公也汪之謫絕不由希忠亦非由嚴氏脩郄而孫公之被論自以欲增江南賦為御史郭仁所糾反誣仁而謫之為時議所薄被論改南工復改南戶

且三歲用年至致仕給事意殊不為謫汪亦非遽罷去也汪名宗凱

弇山堂别集卷三十